

四部叢刊

重刊四川先生文集

262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唐荊川文集

二

卷十一至卷十七
外集三卷

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初編(二六一—二六二)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二冊)

明唐順之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浦江印刷廠印刷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序

石屋山志序

凡情撓於物者未有不累於中而喪失其所樂者也
有人焉知夫軒裳圭組之足以爲累而欲自逃於山
顛水涯之外以爲得所樂不撓于物矣然不知方其
有羨於山水而莫之致也則或煩勞而悵望而其既
得也則或嗜深玩竒窮乎幽絕勞精神而不知止其
據而私之也則一丘一壑悉以自占而若恐其或奪
也其久而將去也則躊躇顧戀而其既去也則或悵

然有失如遷客之思其故鄉胃於懷而不能已此其
 患得患失於山水與夫患得患失於軒裳圭組者清
 濁有間矣其決性命之情以櫻於物而喪失其所樂
 則一也孔子不云乎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
 者靜仁則所見無非山者然非待山而後為樂也知
 則所見無非水者然非待水而後為樂也非待山水
 而後為樂者非遇境而情生非遇境而情生則亦非
 違境而情歇矣故境有來去而其樂未嘗不在也苟
 其樂未嘗不在則雖仁者之于水知者之于山亦是
 樂也雖入金石蹈水火不足為礙至於軒裳圭組不

足為繼亦是樂也君子所以欲自得者以此而已石
屋者安成山水之勝處也彭君隱焉而樂之既官於
四方而恨不能與俱於是纂為圖若干卷凡巖洞之
嵌崟飛泉之噴薄草木禽魚之窈窕朝靄夕霏之變
化不假登頓不勞騁望而宛然坐得于此不離乎軒
裳圭組之間渺然自縱乎幽遐詭異蕭散之觀雖人
之未嘗至石屋者亦將於是焉可以神游而意到也
君信可謂能樂于山水矣然吾不知君之樂豈以厭
軒裳圭組之為累而欲自逃于此歟或悵然于懷而
不能自己歟抑其中固有可樂聊以寄于此歟君苦

志好學而從事于仁知不欲為亢世高蹈之士而欲
為中行君子其必有不撓於物者矣其必有不待山
水而後為樂矣因叙以問之

贈彭石屋序

君子之仕也非以為利也其苦身以為人至于手足
胼胝而不敢以為勞其忘身以從王事至於終窶且
貧室人交謫而不敢怨此豈有一毫利之也哉宋儒
程伯子之言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
人吾以謂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其學也為
己則其仕也必為人其學也為人則其仕也必為己

順之讀其說而有感焉又嘗觀太史公循吏傳至公
儀休則獨述其拔園葵辭饋魚一二細事而畧不及
乎其他竊意休之所以能垂世而立名者必有經國
之大計而此二事乃匹夫之小廉耳何太史公舍彼
經國之大計而取其匹夫之小廉也其意可知矣蓋
以為苟不自利必能利人苟不為己必能為人也歟
余從縉紳之後見世所謂賢士大夫者多矣未見有
一毫無所利於官者也夫世之潔清好修者不啻幾
人而余以為未能無所利者非過歟蓋檢于耳目之
所及而或忽于所不及慎于大或忽于細此僅愈于

黷冒無耻者則可耳其去古之循吏不亦遠乎今夫以小民供有司之飲食器具而不以為有司之浚我以有司受小民飲食器具之供而不以為小民之過奉我其來也久其習之也熟而恬然莫之恠也嗚呼此豈非所謂耳目之所不及與其細者歟宜興山縣也里胥之供官歲為金者以百計通判彭侯來署縣事公曰吾廩祿之外一錢亦私也况百金乎且我書生所須幾何安用百金亟去之或謂侯曰公則可矣得無病後來者侯曰吾知自盡而已遑恤其後乎且後來者賢必不非我不然吾亦安能預為不賢者地

乎侯為人貌古而氣凝恬淡而寡欲其居處苦約有
寒士所不能堪者推侯之志雖枯槁山澤對四壁之
屋亦可軒然無求于世而顧有一毫利于官也哉侯
治宜興數月有惠愛其利害所興革多可書而余獨
稱侯之節且侯之節其大者多矣而余獨舉其細者
亦太史公載公儀休之意也以侯之仕不爲已而其
仕必爲人者可知已以侯之仕能爲人而其學必爲
已者又可知已或謂小節不足以觀人豈其然耶于
是新令且至侯還郡有日矣學官某與諸生某輩欲
留侯不得則求予文爲侯贈余不能辭也遂因侯之

節而及於儒者為已為人之說以告于世之仕者非獨以告為宜興者也

送太平守江君序

嘉靖中交人纂其君貢獻不通

天子議將用師於是命庭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為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尤綰三省之口為中國出兵之戶其地與交南相齒錯故其選人尤重于他郡而江君適以戶部郎出守太平君練

達而沉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勇于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輦因求余文以為君贈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爭鶩于毒利暑濕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箐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騷然敝矣故征交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糧而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固與交人無以異

其巢窟于徙崖深箐之中固與出入于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往時徼上之毗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不必禁也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足以備間諜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篡得國交人雖蠻夷固未必盡肯甘心為篡人役也其左右之劫于兇虐欲自拔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壓交人之胸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夾攻之力顧為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臂指潛形蓄銳蹈瑕而動

用其長技與熟于地形之兵加之以間諜鄉導之便
因其故王子孫與左右欲自援之人以為內間因其
仇國以為外掎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于其所
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嚮應者然則兵
不必傳其都而寡之首可以懸而馘之矣其與勞師
墮糧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為

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宜委其責于州郡而
毋出內兵苟委其責于州郡則太平其宜率先諸郡
者也嗟乎士患不遇時彼慷慨躍馬策勲銅柱之外
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

又

古之仕者比閭族黨之長皆不去乎其鄉積而至于公卿大夫皆不去乎其邦出有祿位之榮而入有桑梓之歡其委贄而效之君也未嘗一日違乎其親其戮力于國也未嘗一日捐乎其家其或銜命而使蓋亦不過乎友邦侯服之間而非有蠻陬海徼之遠且艱也然而四牡祈父之詩上之所以深悉乎下下之所以自鳴于上者且眷然而不釋也是故上不敢恃其勢之所易以使而下不必矯其情之所難以安上不忍奪人之私以斲乎事之所必集而下不必自割

其私以殉乎公之所必急于此之時士之不樂于仕者其亦鮮矣後世之仕者不然徼于一命之寄則不得不去乎其鄉羈於畫土之守則不得不違乎其親其所冒而歷者或絕棧驚波翳瘴毒霧夢寐之所駭而虞焉者也其所群而縻者或侏僂猩語豕竄鹿視耳目之所恠而愕焉者也此其勞逸愉悴與古已大異矣而上之人方且據其勢之所易以使而惟靳乎其事之所必集下之人方且割其情之所難以安而惟殉乎其公之所必急然則今之仕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白石江君歙人也乃今為

天子出守太平當南徼之絕去鄉萬里之外涉瘴癘之地與夷獠雜處君雖慷慨不畏艱阻然而君有老母在顧力不能偕也豈亦有不樂者乎君既不得如古士大夫各用于其鄉而其勢又不得以其情自請近地而朋友間亦無有能以柳易播如古人而又無有能代為之請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雖然太平為南徼雄鎮外拊交人之背內理綏諸蠻酋其為地也最要而其欲得良吏也甚急君負材練達氣偉而志雄意者太平固非君不可而君不宜以親為辭耶抑以